

墨子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要等處提督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

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至大為攻國。據後文云大為不義

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說文無欄字篇云木欄也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愈甚。罪益厚。

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拖讀如終朝三拖之拖陸德明易音義云襦鄭本作挖徒可反拖即挖異文取戈劍者。其不義。

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

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舊脫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據後文云大為不義

攻則弗知一本非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一本作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

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

不義。攻國。則弗之而一本無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

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猶言何樂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舊上二字倒之義。可為一本作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

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

則廢民穫斂。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士竹箭

羽旄幄幕甲盾撥劫。說文云。幄。木帳也。幄當从木。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而靡弊。腑冷不反者。腑。即腐字。異文。冷。爛音相。

近當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朽往舊作列。住以意改。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

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

絕而不繼。糧俗玉篇。糧同糧。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

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

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

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

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

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

國虛。此墟字正。文俗从土。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王逸注楚辭。不勝而辟。此闕

假音入。辟為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

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言

一本如此。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

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

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

道也。譬若醫之樂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

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症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

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以耳之所



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

州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

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

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

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是其所

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

惡失欲舊作故以意改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

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

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

於柏舉即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灑

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院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

以為江夏鄢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中州鍾山縣東

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院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戰於柏舉在今湖北

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戰於柏舉麻城縣元

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

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大敗齊人

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正義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五湖見前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

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張音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急於教遂築姑蘇之

臺七年不成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

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

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

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

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

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舊作吾一朝從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

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勳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

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

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蓋同此其為

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舊作養一者。本如此。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智知讀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舊作愚富之。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一本作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當為堙。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勁字

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闕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況先列

北撓乎哉。

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罪死無殺。以譚其眾。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近。即憚字。

夫無兼

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

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

乎。夫殺之人。

舊作人。據後文改。

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此則中不中鬼

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

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

將不勇。士不分。

同念。

兵不利。教不習。師不眾。率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

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贏矣。偏具此物。

偏當為偏。

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

一本作足。

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

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

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官府。其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紉。

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

布帛之總名也。經機。縷也。縷。或字。

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慢幕

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



路遼遠。糧食不繼。脩食飲之時。

王逸注楚辭云際住也。楚人名住曰際。

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

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

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

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

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

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

子據後文當云子以攻罰

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

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

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

市。夏水地圯及泉。

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圯泉湧

五穀變化。民乃大振。

同高陽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

乃命元宮禹。親把

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

說文云瑞以玉為信也

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

身。若瑾以侍。搃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

物上下。卿制大極。

說文云卿章也

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于

夏王桀。

文選注引作夏桀時

天有韜命。

韜當是

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鸛鳴十

夕餘。

盧云鸛字未詳若作鸛與鸛同

天

舊脫此字據

乃命湯於鑪

文選注作鑪

宮。

用受夏之大命。

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類聚注。說文云。汝。殺也。

爾雅云。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

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疑作火。言命祝。

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

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鄆。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

帝營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薦章天命。通於四

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

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

覽作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旬十日雨土于薄。

之時。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

初學記。引作書。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

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秦顛來賓。

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舊脫此字。據文選。予既沈漬。

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

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武王時興天給之旗。

賜。太平御覽。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

帝之來

當為

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

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

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史記楚世家云

蚤卒其子

始討

字當

此睢山之間。

此即江漢

沮漳之沮。

越王繫虧

盧云即無餘也

繫

舊作繫非以意改

出自有遠

史記楚世家云

王

始邦於越。

唐叔與呂尚邦齊晉。

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

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

萬有餘。

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

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

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

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諸侯

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

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為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

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

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同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

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

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臣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察者此也。以意增

墨子卷之五終



卷一

卷一

卷一

墨子卷之六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品頂帶畢沅注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

言利可倍

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

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

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裘何以為。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為

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組不加者去之。

芊組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者去之即

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是也不加猶云無益

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

加固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甲盾五兵何以為。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

甲盾五兵者勝。無者

舊作有以意改

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

利。堅而難折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舟車何以為。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

四方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加用而

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

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

可倍也。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無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于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藉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與師，以攻伐鄰國。母與貫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僇索攻城。援即援字異文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令當為今聖人為政，特無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脫字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盧云二字疑當為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鞀、說文云：鞀，革工也。讀若朴。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

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

有數宮室有度出入造事加費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

而無益於民者禁即用此義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同芬字不致遠國。珍饈。一本作怪

引有使字太平御覽。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同芬字。不致遠國。珍饈。太平御覽。

異物。說文云恢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

入謂暘谷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藪不重。飲於土塏。當為溜太平御覽

史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塏啜於土形。太平御覽

銅鄭君注周禮云銅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采椽不斲飲土簋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頽低頭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

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紬緼之衣。輕且暖。說文云紬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紬古緼切

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紬纁云帛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

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人為猛禽狡獸。羣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

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比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

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

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止者三



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說文云堀。兔窟也。此寃字假音。流不發洩。則止。流疑當為氣。据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堀穴。但可逮。舊作建。夏下潤溼。上熏蒸。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節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艸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葬。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為約之意。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辟同。譬。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